

浅草（外四首）

文 / 魏兰芳

第七届全国打工文学征文大赛诗歌优秀奖

浅草

楼盘林立 谁多情布的局
某些罅隙固执、充满流动的自由
星星是夜，寒冷中唯一的朋友
浅草蔓延无边际，绝望的棋子刚好回头
下班路上，午夜的沉默
路灯的影子，那个孤独的女人转回头
没有雾霾的恐惧，带了饥饿和迁徙蚤子

白日阳光下的压抑，无处可躲
每一次转角，蓄意提留，割舍和抛弃
被迫抬着高昂的头颅，俯首生活
像浅草一般绝处逢生
某些不明言喻的刀子和伤痛
盛不下一处苍老的王国

碎裂的胳膊，那个黄昏突然地晕厥
这是一条我们自己选择的路
关于跌倒后的酸楚有太多的诗人在证明

那个孤独的灵魂开始歌唱
有些浅草在路的两侧，逆风飞扬

发表于 2021 年 11 月《四川文学》

电池厂

故乡的一半是正极 看似树般挺拔
偶有几片枯黄的落叶 在风中簌簌发抖
漂泊的土 掩盖我半生苍老的血
从负极缓缓流出 抽搐的指纹
携同我的名字一起被收容进
那座打卡机 定时器在闪闪发光

夕阳下 我注定是那款被中和了
的聚合物 佝偻着身影
在锂子的倍率里 被莫名的端子点焊
在这个 浓缩的空间里 加锡 包边
任凭那些红黑引线无规则去隔离

我多想像串联一样的活得方方正正
剩下的孤独像并联一样的隐忍坚强
让所有同容量有关的智慧 思想 胆怯
在电芯爆烈的恐惧里
去喝干血 剔尽骨 把跳动的心装进分容柜

故乡的一半是正极 远方的追求
想那儿电流凶猛 我遗忘你的时候
偶尔满怀梦想的时候 电压波动
迷路的时候 我并不曾真的哭泣

在这个城市里 只把自己像负极一样
轻轻溶解 慢慢输出

发表于 2022 年《佛山文艺》增刊

田字格

孩子们不停书写田字格
老师说每个字都要写得
比吃饭还要熟
南方漂零二十载
还有谁会比一个中年女人
更怜惜那些虚线条的“米”
从北边打南边
这一生终被米牵绊啊
七岁的孩子只顾低着头
写完几行又抬头向我扮个鬼脸
点折撇捺 左右砍杀
上下隔裂 半包围穿越
横中线 竖中线 虚实线 框不住
四四方方的命运线
好好写吧 我的孩儿
横平竖直 端端正正
如为娘这一生的清贫
可未曾辜负田字的本真

发表于 2022 年 8 月《新编工人诗典》

栈板

何种原材料构造 某种状态最呈现力的质感
肉眼触摸不着的关于力的来源 方向
木头 铁块 塑胶这本来的鲜活
那些青春的流水线 种下了太多的果核
数不清眉目的收获 全然将抵逞于板的国度
从那一刻开始 开启全新的征途
阳光下的温暖 轻轻吹拂这利润的开心果
挺起工者的尊严 工厂的命脉 南方
被欲望煊染的 GDP 膨胀得尺子无限闪耀
堆放 装车 密闭 报关 直至骨头碎裂
长宽适中 高度稳合 厚度勿容置疑
只是抵挡不住人世的流年 负荷 叠压下灰飞烟灭
那些横七竖八的板块 在某些角落开始瑟瑟发抖
就像一个年老的男人 在颤巍中梳理满头白发
敞开即将掉落的老年斑 黑夜中独自抚摸
瘪软的睾丸 回首曾经意气风发 五湖四海
处处留情 这种状态呈现力的质感
直到某一天 一辆废品清障车 被多余的载走
这里的一切仍然轰鸣 闪烁 匆匆流年

发表于 2022 年 8 月 《新编工人诗典》

白菜黄花心

在无数次的变异栽种中
我确信 而今城中这些黄色的小精灵
都已不是梦中儿时的那朵
那时菜心杆子剥皮就甜到脆

黄色的花骨朵奶奶把它们轻轻摘下
我们拾起来编织成花环
童年的玩伴互相戴在头上
大人淡淡地说 你们玩去吧
这些花朵是不能吃的
于是 我们把它们悬挂成梦
远方的梦 长大的梦 风干的梦
转眼多少年已少看到黄花菜心了
而今在这个园区的农场中
这些小小的 矮矮的花朵儿
连着消瘦的白菜茎秆摇头晃脑
买菜的人们一袋又一袋的翻弄着
他们有的总似乎要询问着什么
我们常常彼此定定地看着
或许相同的梦境 就会
慢慢地从彼此脑海中溢出来

发表于 2021 年 11 月《四川文学》